



1|2|3 1 林壽宇〈數十年如一日〉2009 畫布、鋁 244×95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(攝影：英格瑪·居爾特)  
2 林壽宇〈一即一切〉1958 油彩、畫布 50.8×40.6cm 私人收藏 (攝影：英格瑪·居爾特)  
3 林壽宇作品

# Actionless. Stillness. Silence

林壽宇在倫敦畫廊展出「極簡」作品五年後，「極簡主義」這個名詞才出現。

其白色系列作品深獲米羅賞識。

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的作品，細述了他非凡的藝術生涯

Taipei Times 特約記者 David Frazier

原文刊載於2010年7月14日 Taipei Times 14版生活時尚 (卓群翻譯：陳美智審稿)

由於台灣文化團體對於藝術成就的肯定，素有重洋輕土的傾向，而林壽宇的作品回顧展竟未引起重大迴響，著實令人不解。事實上，林壽宇可能是台灣最有成就的在世現代藝術家。(譯者註：林壽宇已於2011年12月31日凌晨病逝。)

現年78歲的林壽宇，從1950年代末期便開始在精英集結的倫敦畫廊展出極簡風格的作品，數年後，「極簡主義」這個名詞才在藝壇出現。1964年，他成為第一位應邀參展德國(第三屆)卡塞爾文件大展(Documenta

III)的台灣藝術家。德國卡塞爾文件大展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當代藝術定期饗宴之一。一年後，他與法蘭西斯·培根(Francis Bacon)同時代表英國參加當時重要的藝展盛會—匹茲堡雙年展。如今培根已於後期現代主義中佔有一席之地，而林壽宇的作品也被納入眾多世界一流博物館的收藏，包括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、羅馬現代藝術國家畫廊以及許多其他美術館。

1960年代後期，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大師米羅對於林壽宇的畫作讚譽有加。那些畫作由矩形塊面所構成，是

對白色本身的色度與肌理的精細探索。

林壽宇在台中的臨海工業城鎮大里自宅接受我的電話訪問時回憶道：「當時米羅親自來參觀我在倫敦的畫室。他先是前往馬博羅·新倫敦畫廊(Marlborough New London Gallery)，想看一些英國青年藝術家的作品。他們就向他介紹幾位馬博羅畫廊代理的藝術家，結果他只選擇參觀我的畫室。」

林壽宇在1952年移居倫敦後所買的第一批藝術書籍中，其中一本就是有關米羅藝術的評論。林壽宇回憶說：「我將書拿給他看。我說：『米羅，我買了一本葛林伯格(Clement Greenberg) [著名藝評家] 評論你的書。他說：『你有蠟筆嗎？』於是他拿起我女兒的蠟筆，在那本書的封面畫了起來。接著他說：『在白性的世界裡，沒有人能超越你。』」

《一即一切：林壽宇50年創作展》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的主要展覽室展出，包括了林壽宇運用黑、白矩形、三角形及圓形等基本幾何形狀構圖的巨幅作品。步入展覽室，映入眼簾的是林壽宇早期受到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，尤其是馬克·羅斯科(Mark Rothko)所啟發的模糊造形之沉思冥想作品。接著是他在1960年左右創作的純粹幾何作品，而後依序是他白色時期、1984年宣告

「繪畫已死」而封筆及隨後轉向鑽研極簡雕塑與雕塑裝置之作品。

林壽宇是18世紀中期以來台灣霧峰望族林家的後代。他在1949年負笈香港，三年後轉往倫敦求學。但他解釋說，當時並不是為了逃避政治動亂。他笑著說：「我住在香港的第一年，正巧蔣介石從上海撤退到台灣。但那純屬巧合，我其實是去讀書的。」

林壽宇抵達倫敦之後，先在西敏寺大學的前身倫敦綜合工藝學院(Regent Street Polytechnic)修習建築。畢業後，他立即投入繪畫創作，不久便獲得倫敦一流藝術代理商金貝爾·斐斯畫廊(Gimpel Fils)的青睞，成為其所經紀的藝術家。當時金貝爾·斐斯畫廊正透過其主要展覽室推動新一波的現代主義運動，同時也在非公開展覽室中，繼續經營印象派畫作，甚至包括林布蘭特(Rembrandt)的作品。

林壽宇在1960年創作以兩個完全相同的白色正方形併列於長幅畫布中之《Two White Squares》時，比藝評家首次提及「極簡主義」早了五年。

林壽宇自認為《Two White Squares》是他創作發展的關鍵，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，因為從那幅作品之後，繪畫便變得「完全不拘形式」了。



1 | 2 | 3  
| | 4

- 1 林壽宇現場導覽
- 2 林壽宇於高美館展場--面對作品與空間擺出自信神態
- 3 林壽宇作品
- 4 林壽宇於高美館展出前布置作品過程

相對於抽象表現主義者的多愁善感，林壽宇表示：「在我的藝術中，個人情感必須收斂起來。」並補充說明：「像在這幅作品中，理智就贏了。」

林壽宇繼續說道：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」，並列舉了帶給他靈感的道家理想境界。「靜止不動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至今仍然認為繪畫是我的宗教表達方式。就我而言，繪畫必須是神聖的。它是我的祭壇聖物，是人類之手不許觸碰的。也因此，一切的動勢姿態都已消失。」

儘管當年身處1960年代倫敦狂野前衛藝術之場景中心，但林壽宇說他仍是「過著隱士般的生活」。他搬到威爾斯的海邊居住，在菜園裡種植蔬菜，畫著幾近全白的畫布作品。1975年，林壽宇與他的經紀商馬博羅發生嚴重歧見，原因是經紀商要求他改變風格，

林壽宇說：「你知道他們是怎麼跟我說的吗？『藝術家說穿了都是賣淫的！是娼妓！你為何就是不能放棄現在的風格，去投入照相寫實主義（photorealism）？這樣你才能登入紐約的時尚殿堂。』」

最後，林壽宇終止了與馬博羅畫廊的經紀約，並在四年後返回台灣。接下來的十年裡，他大多數時間都住在台灣。儘管台灣家鄉的商業收益來得比較慢，但他仍然在1983年成為首位作品被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在世藝術家。1985年，他的一件雕塑作品也為甫成立的台北

市立美術館購藏。

林壽宇於1984年宣告「繪畫已死」，並從那時起封筆不再作畫，但他仍然創作了具造型與集合藝術的畫布作品。

林壽宇的停止作畫，與當時其它地區極簡主義的告終不謀而合。藝術家不再在畫布上建構形體，而是讓畫布本身成為一種形體，因而使藝術形體脫離了畫廊的牆壁，轉以裝置的型態出現在立體空間中。一般認為，這正是裝置藝術產生的過程。

此次高雄回顧展所展出的林壽宇近期作品，事實上也是屬於他最傑出的作品，包括牆上的平面形體和地板上的金屬構件集合藝術。他同時也運用了現成物作為媒材，包括從IKEA（宜家家居）買來的物件堆疊而成的單純形體。有一句反諷的話用來形容這位藝術家的近期作品相當貼切：一位極簡主義先驅，重新挪用量產產品去創作，但這些量產產品的設計，卻是仿效自他自己的構想。

將林壽宇與「極簡主義」相提並論，並非永遠恰當，因為他對此一標籤頗為反感。他說：「我從事極簡創作時，所謂的極簡主義根本就不存在。」

最後，我終於讓他說出這句話：「當然，我並沒有受到所謂極簡主義的影響，即使這個藝術概念的形成，我或許也有所貢獻。」■

